

## 茶煎谷雨春

申功晶

读至“山寺馈茶知谷雨”，忽而舌底生津起来，掐指一算，“雨生百谷”之季快到了。

我的家乡盛产茶叶，记得年少时，每逢周末，父亲总会骑着单车带我去苏州郊区的洞庭东山。开春，矮墩墩的茶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站在茶园坡地放眼望去，就像一块块绿毯铺在土地上，一垄垄翠绿随风摇曳，空气中充盈着一阵阵清香。“春山谷雨前，清早趁露水，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采摘翠绿鲜嫩的春茶，回去晾干露水后，烧柴火在锅中杀青，然后在竹匾里揉揉、晾摊，最后放入炭火烘焙干燥，名茶碧螺春就问世了。

碧螺春原是本土一种野生茶，产于碧螺峰石壁缝隙。开春，当地村民常采此茶，即便裹在怀里，也挡不住浓烈异香飘逸散开，当地人用吴语戏称为“吓煞人香”。后来，康熙帝驻蹕东山，喝过此茶，龙心大悦，嫌“吓煞人香”这个名字太过粗俗，看茶叶蜷曲如螺，如美人发髻，又采于春天，遂赐名“碧螺春”，于是，好茶有了好名，声名鹊起。

正宗的洞庭碧螺，市面上不多。记得上中学那年，有人送了一礼盒洞庭碧螺，打开盒子，端的是“铜丝条，螺旋形，白毫显露，银绿隐翠”。我捏一小撮，开水冲下去，芽叶徐徐舒展，似白云翻滚，茶水银澄碧绿，清香袭鼻，啜一口，凉甜清爽，舌底生津，饮后

回甜无穷。可惜，好景不长，母亲是个“外行”，打开罐头，瞧着茶叶毛茸茸的，以为发了霉，全部倒入垃圾桶。父亲得知后，气得直跺脚，“有绒毛的茶才是顶级的茶，你这一倒，大几千没了，真闹掉！”不管怎样，有生之年，也算一亲此茶芳泽。

家乡人素有癖茶馆的习惯，我祖父年轻时跑江湖经商，是资深茶客，天蒙蒙亮就出门，打个“三轮的车”去茶楼占个好座。老茶客们吃早茶，先是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消消停停吃早点，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我的父亲和叔伯们更是整日茶杯不离手。耳濡目染之下，我十岁就开始喝茶，学祖父的样子，从茶叶罐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直至水呈青绿色。看杯中嫩芽沉浮，忍不住啜了一口，较之可乐、果汁的甜腻，这茶别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打那以后，我开启了“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茶”的“泡”茶生涯。

其实，我对茶叶的品种不是很挑剔，像西湖龙井、太平猴魁、庐山云雾、六安瓜片……各茶有各茶的好，倒是品茗高手乾隆一句“雨前价贵雨后天贱”深合我意。《茶疏》云：“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传统观念，皆以明前茶为贵，故众人多追捧明前茶，趁早尝香。可明前茶皆是嫩芽茶，且价格甚贵，开水里一泡，根根如银针竖立，惜乎，汤汁太

薄，两三泡下来就寡淡了，经不起三番五次冲泡，因此，真正的茶客很少买明前茶。谷雨前的茶就不同了，俗话说：“茶叶两头尖，谷雨值千金。”谷雨前采摘的茶叶发育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醇，泡开后，茶叶鲜活如枝头再生。而谷雨后的茶，涩味偏重，香气降低，如过了冬的大白菜，身价暴跌，名贵的碧螺也成了寻常的炒青。

像我这种工薪阶层，哪里消费得起昂贵稀有、寸茶寸金的洞庭碧螺春。几年前去了一趟鄂西南恩施，游恩施大峡谷时，无意邂逅了种植在海拔千米高山上的恩施玉露茶，山里人邀我喝了一碗，汤色清亮，入口清爽，嫩香且耐泡，一斤中上等的茶才两三百。每年开春，我都会订上几斤雨前茶尝尝鲜。泡茶叶不能一咕噜倒下水，易烫黄新叶，须先用常温水水泡至杯身三分之一处，然后倒三分之一开水，余下的三分之一，慢慢用开水续。这样，茶叶的精华便缓缓释放出来，能保持茶水常青不改色。

起先，我在老宅的瓦屋纸窗下喝茶，坐在庭院当中，看碗里几撮嫩芽在水中绽放，芽肥叶硕，色泽鲜翠，如重生，又似复苏，仿佛一年的春色都浸泡其中。茶水清新，我的心情也跟着清新起来。老宅拆迁后，我又跑到苏州园林、山坞寺庙里喝茶，一边看书一边啜，一边码字一边品。茶，越泡越淡，手稿，却越叠越厚。谷雨时节，初一壶如舌舌的春茶，顿觉缕缕清香溢出，尘世浮躁、功名利禄皆烟消云散。

## 远逝的雕花作

施和生/口述 朱根源/记录整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精美的电脑绣花取代了费时费力的手工刺绣，从此绣娘成为闲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漂亮的高楼别墅取代了低矮破旧的乡间茅屋，草作师傅没了用武之地；随着百姓生活的日益改善，曾经走街串巷的补碗匠、生铁补锅子等挑担吆喝声早已成了绝响……新事物如潮涌现，旧事物逐渐隐退。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昔日拜师学艺的往事，只觉恍若隔世。

1962年7月12日，那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当时，我只有14岁，刚读完小学六年级，手里的小学毕业证还没焐热呢，就被母亲领到娘舅家。她让我拜娘舅为师，学习雕花手艺。从此，我必须每天清早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到东门街的太仓木业社上班。遇到雨天，乡间小路泥泞难走，我就必须提前出门，绕道上公路才能保证不迟到。俗话说：“学三年，帮三年，洗洗涮涮又三年。”拜师学艺的日子是清苦且漫长的，虽说师傅是我亲舅舅，但因我年纪小，还不是木业社正式工，故而学徒期间是吃自家饭（自带口粮）的，没有工资可拿。至多到年底，母亲去探望外公时，娘舅才会从衣兜里摸出二三十元递给母亲，作为我的劳动报酬。手握这二三十元钱，我母亲已是大喜过望了。

初跟娘舅进厂的那几天，先是跟在娘舅身边观摩他是怎样雕花板的，收工时帮师傅清个场搞个卫生，其余就是帮娘舅做做下手，传递个凿子、锯子等雕花工具。工作看似轻巧简单，实则不然，传递工具必须熟悉各类工具的名称、功用及摆放位置，否则就会面对众多工具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开头几天因为生疏，递错工具是难免的事。每次出错，师傅都会责备一句：“做事要放点魂灵在身上！”师傅的话几十年不忘，虽严厉，却是忠言。从此，我对师傅工具柜里的各类工具名称及摆放位置都一一默记于心，做到随要随到，伸手便来。现在回想起来，雕花作的工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刻刀。刻刀有大有小，如平头刀、月牙形刀等；二、凿子。如圆凿、平凿、斜凿等；三、钢丝锯。钢丝锯齿一般都是由雕花师傅本人用凿子很小心地在钢丝上从三个方向凿出来的，每个齿只能凿一次，不能重复凿，否则钢丝容易凿断；四、手拉锯。雕花板镂空时锥洞必用。

在熟悉各类雕花工具的同时，我又趁着上下班进厂的机会熟悉了全厂环境。太仓木业社规模并不大，开始只是一家小厂，厂里职工也就二三十名。后来随着业务增多，竹器社、铁业社先后合并进来，工厂逐渐发展壮大。1974年，太仓木业社改名为太仓工艺美术家具厂，新厂开设了解板车间、配料车间、机修车间、雕花车间和油漆车间，职工分工也渐趋专业化，厂里木工、漆工、机修工、锻工和雕花工等各工种一应俱全，一进厂门，隆隆的解板机声响就扑面而来。大块的原木送进解板车间，被架上解板机解成板材，再送进配料车间，根据需要分解成不同规格的配料。所有配料完成各道工序后，最终在经验丰富的师傅手里拼装组合成橱、柜、台、桌、椅、床等各类家具。接下来的工作就归漆工了。当年，各类家具的产量均按上级下拨指标完成，一般都是批量生产，再按上级计划发送到大江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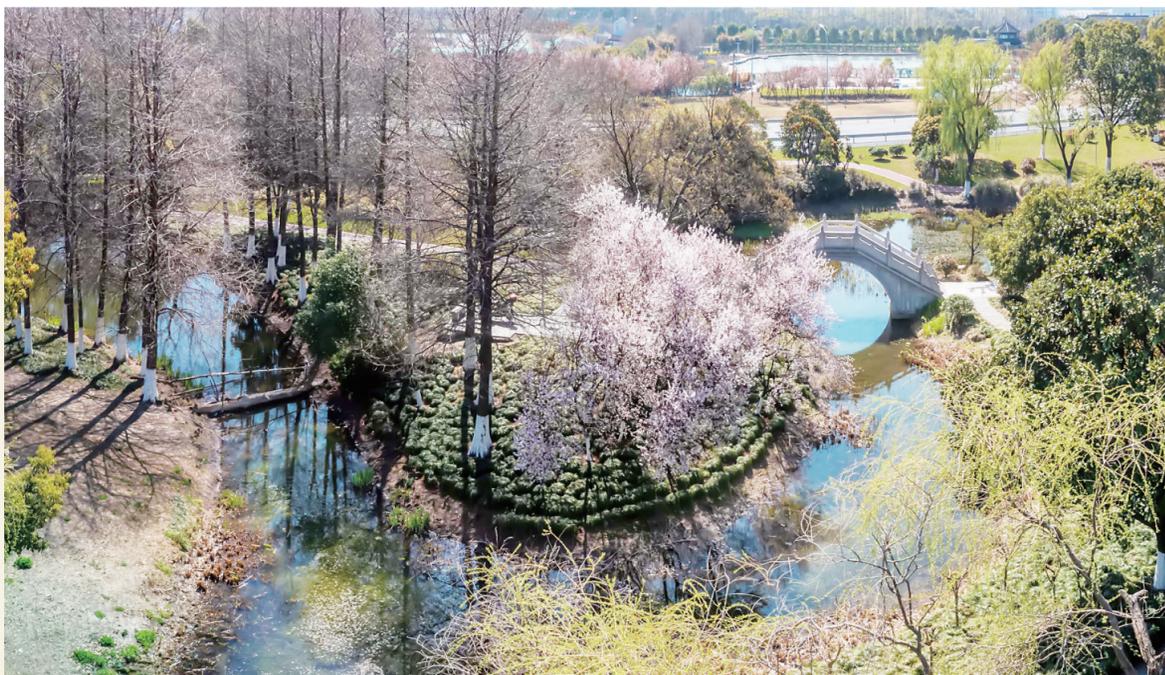
言归正传。配料车间把配好的雕花板材送进雕花车间，师傅先在上面画好各式图样，之后就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工具雕花板。一块雕花板要经过雕、镂、刻、凿和打磨等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精美的作品。雕花板根据不同的雕刻手法大致可分为浮雕和透雕。所谓浮雕即用刻刀雕刻，小心雕去多余部分，留下的图案凹凸有致，栩栩如生。透雕就是在应该镂空的地方先用手拉锥锥出一个洞，再把钢丝锯条穿过该洞，小心翼翼地沿着画好的线条锯掉多余的部分。面对每一块新刻成的雕花板，我都爱不释手、倍感亲切——这都是师傅手把手精心教导的结果，也是我潜心学习的成绩，每块雕花板都是师傅呕心沥血后的结晶啊！记得当年师傅曾精心雕刻过大床上的一块雕花板，它竟花费了十几个工时。其实每一块雕花板都不容易，即使是雕刻最简单的鸡心图案也要用上两个工时呢！

当年，太仓工艺美术家具厂在厂门附近临街开设了一间门市部，大约有两开间门面大小，里面陈列了厂里生产的各类家具样品，有大床、梳妆台、五斗橱、大衣橱、箱橱、八仙桌、椅子、机凳、春凳……其中不少家具是仿红木、仿明清的佳品。这间门市部既是推销厂里产品的零售店，也是展示厂里各位师傅佳作的展览馆。门市部内，崭新精美的仿古家具引来了看客们的啧啧赞叹，更能吸引看客眼馋的是装饰在这众多仿古家具上的雕花作，堪称锦上添花！每当我路过门市部，看到店里那些装饰在家具上的雕花作品时，我都暗自佩服雕花师傅们的精湛手艺，也为自己能从事雕花行当而感到骄傲！

雕花板是一件辛苦而又危险的工作。因为整天接触刀、凿、锯等工具，加之刚入行时力气小，在雕花板上雕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稍不留神就会割伤手。但我出身农家，从小就不怕吃苦受累，即使受伤也从不言退。母亲看到我的伤痕后心疼不已，但仍然叮嘱我要坚持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她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学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啊！”为此，我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以增加学习、琢磨雕花手艺的机会。直至1969年春季应征入伍，我才放下手中刻刀。复员后，我又回到太仓木业社工作，我的工作改为厂车驾驶员，雕花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的副业。我的雕花技艺日趋成熟，开始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赏，让我雕花的客户从不间断。直到1986年，我才放下刻刀彻底和雕花板告别。世事变迁，当年的雕花师傅除了退休在家或已过世外，大多改行。

几十年前，太仓木刻雕花曾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城乡百姓的青睐，依托橱、柜、台、床、桌、椅等家具为载体，各类精美的雕花作品开始进入太仓城乡经济比较宽裕的人家家中。随着时代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的审美观念不断更新，一贯讲究精雕细刻的手工雕花已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代之以线条简洁明快又不失大方美观的装饰新风尚。曾经盛极一时的石刻、砖刻、木刻等雕花作品，除了游览太仓张溇故居等明清建筑时偶有所见外，市面上已不多见。但雕花作作为一度被人们追捧的行当，仍然活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不少手艺高超的雕花师傅曾被人崇敬和夸赞的声音仍在老一辈人的口中时时响起：

“勿要看伊勿像样，倒是个雕花匠！”



西庐园春色

初爱民摄

## 再唱《腾飞吧 太仓》

杜顺成

今年是太仓市撤县建市三十周年。回想三十年来，太仓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感慨万千。我自1958年在国家的分配下来到太仓工作，至今已有60多年了，娄东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我的记忆之中。

回顾三十年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太仓撤县建市这个特大喜事。当时，我在江苏省太仓师范工作，得知消息，学校组织学生搞庆祝活动，学生们兴奋极了，当晚久久不能入眠。我更清楚地记得学校领导们对这件事特别重视，第二年年里准备召开撤县建市一周年庆祝活动。当时我接到任务：邀请太仓师范学生合唱团为庆祝大会献歌。我又激动又着急，下班回家就与老伴商量，决定两人合作创作一首歌作为献礼。我老伴范文予是市二中的语文老师，俩人连夜动笔，由老伴写歌词，我谱曲，连着几天，写了又改，改了再写，终于完成初稿，试唱后觉得还行，歌名为《腾飞吧 太仓》。紧接着，组织学生合唱团突击排练。队员们认真学唱，很快排练成功，并在庆祝大会上登台演唱。“春风又绿江南岸，青山儿女齐欢唱，改革开放展新颜，腾飞吧太仓……”高亢嘹亮、欢快流畅的歌声回荡在当时的太仓影剧院上空，博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这次演出受到了当时在场领导的赞扬和鼓励，对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学生们纷纷表示，会好好学习，提高师德和教学技能，师范毕业后一定为太仓的教育事业多作贡献。事实上，目前他们均成为太仓各学校的骨干，在太仓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中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这些孩子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再一次高唱《腾飞吧 太仓》，让太仓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 周家巷的绵长家风

宋祖荫

江南水乡，河多、桥多、巷多。周家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坐落于璜泾镇王秀村29村民小组。

走进周家巷，迎面而来的是个“口袋公园”，面积约两亩大小，一块石头上刻有“周家巷”三个大字。这里有健身器材、休憩桌椅，四周遍植树木，香樟、桂花、榉木、紫竹、枣树、黄杨、罗汉松……俱枝繁叶茂。山茶、杜鹃等花卉，遍地开放。

周家巷前坐落着一条木栈桥走廊，直通前面的观鱼塘，当地人称之为“青鱼潭”。这里地势低，排水不畅，一到下雨便会积水，老百姓出行很不方便。于是，新建改建农房时，在木栈桥下铺设了一条疏浚管道，由此老百姓再无洪涝之虞。

周家巷，老周的家乡。老周，名叫周建平，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他对待家族长辈，热心社会公益。在周家巷人的眼中，老周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教育子女成才的榜样。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周围农民开始在原宅基地上翻建新居，到处是插着红旗的小工地。老周是个明白人，利用这次家家户户的翻建，一并改善村庄面貌。老周家留下的巷道路局，成为周家巷翻建住宅的坐标。

在周家巷的建设中，公共部位、公共空间的打造，老周舍得出资花钱。老周说，他是巷上第一个新建房屋的，在建造时与周氏家族的成员们一起商量，统一建造风格，各家各户不砌围墙，“口袋公园”、巷道路旁的植树以及亭台、长廊的建造都由他掏钱资助。回馈家乡，老周不遗余力。

漫步周家巷，只见宅前一条黑色道路，南北走向，道路的外侧是一排挂树；屋后，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各家各户的石驳岸上，还留存了几座石砌的水桥。

这里的人家，房屋的外观、高度基本统一，朝西南走向，有三层楼的，也有两层半的。与其他新建农房不同的是，各家各户之间没有围墙

阻拦，看上去视野非常开阔，可从第一家一直望到最后一家。

周家巷，一条原生态的自然巷带，11户人家呈一条直线带状分布。这11户人家何以能够一致地聚拢，还得走进周家巷亭间长廊，去揭开其中的奥妙。

提起修家谱，老周说道，现在的人很忙碌，生活节奏也快。人家之间，老少之间，几乎隔绝。小的不知道老的，老的不认识小的，也就是说，你从哪里来？想往何处去？一路上有何人陪伴？都是一脸迷茫。

不用说这些哲学上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的处世，还得要知道亲戚长辈、家族家风，这样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长，走得远。于是，他有了修家谱的念头。经过多年的打听、拜访、查阅，老周终于画出了周家巷祖上老宅的分布格局，并整理出《岁月如歌》周家巷周氏家族的族谱。

如今，《岁月如歌》就悬挂于亭间的长廊上。人们常在这里走走、看看、聊聊，回溯过往，共叙家常。

周氏是个大家族，绵延不绝，遍布神州。据老周考证，周家巷的周氏一族是从汝南分支出来的。岁月沧桑，老周虽只能挖掘整理出上几辈家族人的信息，但终究是完成了传承绵家家风的夙愿。

《岁月如歌》内容丰富，承上启下，以周家巷周氏家族为重点记载，有前言、宗谱记载、周家巷家谱、周氏家训、世纪寿星、高寿老人、学业生涯、择业生涯等内容，由上几辈的5户人家绵延出如今的11户，看到了周氏今人的分布概况。

美丽村庄的建设，绵延家风的润泽，周家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巷道，在绿黄交奏的娄东田野上熠熠生辉。老少和睦，家族兴旺，4户人家还挂上了“美丽庭院”的牌子。如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上，老周觉得还有很多事可做、要做，这是老周的初衷，也是周家巷人的心愿。